

往事悠悠

贴春联

□刘培蕊

小时候,我经常帮父亲贴春联。除夕早上吃过早饭,母亲就会用白面熬一小盆面糊当浆糊备用。她熬浆糊的手艺很高,不厚不薄、恰到好处,冒着热气的浆糊那么白那么香,我总会忍不住找来勺子尝几口。每每这时,母亲总会笑眯眯地瞅我一眼,递给我一个刷子说:“别烫着,喝完了帮你大大贴春联去!”我顾不上答应,只连连点头。

贴春联是个技术活,小的春联好说,把春联反铺在桌子上,用刷子蘸着浆糊,均匀地涂一遍,尤其注意四个边角。涂得太厚浆糊就可能洩到正面,正面的红色就会掉色;涂得薄了可能粘不住,没几天,风一刮就掉下来了,不吉利。

除了涂浆糊,小的春联以及“福”字,基本我都抢着去贴,也因此慢慢了解了很多贴春联的“学问”。比如,“人口平安”贴在炕头一面的门后墙上,“年年

有余”贴在堂屋门正上方,“六畜兴旺”贴在鸡鸭圈的门栏上,“大耳元帅”贴在猪圈的栅门边,还有一个“出门见喜”要贴在大门口对面的墙上。而家里盛满粮食的缸、石磨、小推车等大件,甚至院子里的水井、枣树等,都可以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

最有趣的当然是贴在大门口的春联。由于父亲不认字,所以每次都会问我:“丫头,这张贴哪边?”刚认识几个字的,自然不知道上下联之分,所以每次都把父亲手里的春联,认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让我头痛的是,这些对联怎么读都顺口。比如“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年年顺景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多”“和风沐浴三春暖,厚德包容一脉香”等等。没办法,我假装思考一番,用手一指,坚定地说:“这个左边,这个右边。”父亲深信不疑,很认真地贴上了。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上了高中,才知道春联竟是很有讲究的。仅以使用的场所而论,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批、春条、斗斤等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批”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形,多贴在家具、影壁中。此时,再回头想想自己告诉父亲的上下联,竟然大多都是倒的,不禁汗颜。

多年之后,上三年级的儿子为完成寒假作业,大年初一冒着小雪串门拜年,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仔细地把每一家门上的春联抄录下来。而我也耐心地给儿子一一讲解,慢慢陪着他抄录,让他从小就能体会春联的魅力。看着儿子冻得通红的小脸上开心的笑容,才让我对少时的错误得以释然。

朝花夕拾

月份牌

□刘胜本

每年元旦之前,父亲总会买一本手掌大小的旧式小挂历,他称之为“月封牌”。小时候不知是哪三个字,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应该叫“月份牌”。

月份牌由365张或366张64开薄薄的纸装订而成,每张纸三分之二的面积印着阳历的年月日和星期,另外三分之一的面积则印着中国农历的年月日。在月份牌上下左右或中间还印着各种小知识:宜、忌、笑话、八卦图等。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这些小知识也能填补一下人们精神的空白。通常,周六周日两页都是红色的,记得那时每周五看见底下隐约透出的红色,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明天又不用去上学了!

月份牌最早是两角钱一本,廉价、实用。每次买来,父亲总会把它挂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以便每天清晨把“昨

天”撕掉。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那一张张薄得几乎透明的纸就是“日子”的具象。刚买回月份牌的那些日子,父亲会把每一个“昨天”翻上去,用铁夹子夹住。直到“昨天”太多,夹不住了,他才会撕下来——昨天是攒不下来的。父亲也经常把撕掉的“日子”积攒起来,藏在炕席底下,似乎潜意识里想对日子进行挽留,但终究没留住——日子是留不住的。

被撕掉的日子,去哪儿了呢?有的被邻居大爷卷了旱烟,灰飞烟灭了;有的被母亲扔到锅底烧火,制作美味的食物了;或被随手扔到院子里,随风霜雨雪化作污泥了;还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找不回来了……

那次,我眼睁睁看着一张刚刚撕下来的日历被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子撕得粉碎,然后被风一吹,不见了——原



来日子是可以被风吹走的,无声无息。

这种老式的月份牌很卑微,甚至上网查询,都没有对它的详细说明。网上对月份牌有详细注解的是后来出现的明星挂历——曾经一度很流行,甚至用来作为礼物送人,我就多次收到过这种礼物。如今,明星挂历几乎销声匿迹了,倒是这种卑微的月份牌,一直保留了下来。所以说,能长存的往往都是平凡普通却不锋芒毕露的,如同空气、水、阳光。

对于月份牌,父亲一天撕一日,一年撕一秋,直至去世。从此,关于他的念想,只剩下回忆。

人生感悟

年

□朱梅丽

不知不觉,人生已经过了三十个“年”。有时突然会想:“年”到底是什么?

民俗故事告诉我们,“年”是一个凶猛异常的怪兽,它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之夜爬上岸,吞噬牲畜、伤害人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烛火通明便可将其驱赶。于是,家家户户在除夕之夜守更待岁。千百年来,“年”成了一个节点,“过年”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习俗。再苦再累,挺过“年”关就好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年”会不能停,人心不能散……

孩提时代,最喜欢过年了。家人忙碌一整年,在除夕这一天,一定会团聚。一个家族的人,在除夕这天晚上聚在一起,大人们谈话,小孩子玩闹。平日再多的恩怨磕绊,在除夕夜话时,也会一笑泯恩仇。小孩子觉察到大人们的和解,跑得更欢畅了……在远方上学的哥哥姐姐返乡,定会带给孩子带回新奇的玩意儿,许多南方水果便是

从外地上学的哥哥姐姐那里第一次意识到。大人们还会给小孩子买新衣新鞋,男孩会有鞭炮,女孩有“滴滴金”。在我的老家,过年之前还要制作各种各样的炸货,可以一直吃到元宵节。记得母亲刚捞出来滚烫的丸子,我们伸手就放嘴里,母亲便会笑着嗔怪我们。

小时候,过年也总是有雪,屋檐上挂着锋利的冰溜子,小孩子总喜欢用手掰下来。我们几个小伙伴还当过捣蛋鬼,拿着木棍走街串巷,把人家门楣上新贴的门笺戳下来,抠取喜欢的图案夹在书里。那时年纪小,觉得世界好大,可探索的乐趣好多……

渐渐地,过年成了一个成年人必须参与的仪式。亲戚邻里之间见面要寒暄问候,逃不出在哪上班、有对象了吗、什么时候买房、生孩子、晋升等等,对不同的人回复同样的答案,让人感到疲惫,后来就逐渐不想社交了。如果结婚了,小两口还得商讨去哪方家过年。一桌又一桌的筵席,强颜欢笑,对

于有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煎熬。人长大了,看什么都能一眼看透,很多乐趣也就消失了。

过年时,每家每户还有一道必备的年夜饭:春晚。前几年,我的父辈们已经不爱看了,说春晚一点也不热闹,那时我还会反驳一下。现在,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屏幕里的新面孔再怎么卖力表演、抖包袱,我也笑不出来。其实,不是节目不好,是表演节目的人都更迭了,看节目的人却还停滞在过去,怀念旧日事,心里的“年”味儿还会再回来吗?

仅仅三十载,我对于“年”的思考是浅薄的,在人生这场漫长的马拉松中,琐碎的生活周而复始,酸甜苦辣人皆有之,“年”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意义,本身就包含了对忙碌烦恼的解构和抵抗。它是一年的结束,也是一年的开始。

我想,新的一“年”里,还会交织着生活的芬芳与失意,周而复始……

琅琊放歌

立春

□李泽强

一次又一次
风翻动着冬日的凋零

立春时节
冰封的河面
开始消融

此时,还看不到草芽
但春意开始在市井萌动
对联窗花还有那零星的鞭炮
再次唤醒我的乡情

时光如水
当岁月的霜华
花白了我的头发
依然记得
落雪的那个小院
那个家

雪落如梨花

□张艳

一些阳光
一些风
提前完成蜕变
一些种子毫无征兆地发芽
一些相思不由自主地种下

我们说着倒春寒
念着往事如烟
立春时节
雪落如梨花
隔着薄薄流年
看见多年前的那些稚嫩笑脸

是异乡人了啊
今夜的月亮又大又圆
在塬上
那些长长的日子早已风干

新年的雪

□王振昌

海浪偏爱在黎明写信
伴着寂静的沙滩斟满灵眸
入夜的冬没能逃离萧瑟
她的爱意倒从未熄灭过
维持着海风
一遍又一遍重塑礁石

或温润如玉,或淡雅似瓷
明漪在悄悄打捞渔火
月儿悠悠挽起满树清辉
松针摇曳,轻骨柔姿
游走在时间镂空的时间里
雪花隐逸,迎接新的一年

矜持是她表达的所有语言
清夜的修辞竭力翻译
舞姿开始藏匿
又同雪一般消融
在这绰绰灯影中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